

浓情艳史

(明) 佚名著

大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浓情艳史/ (明) 佚名著 . - 北京: 大众文艺出版社 .
1999.9

(中国禁毁小说百部)

ISBN 7 - 80094 - 732 - 7

I . 浓 … II . 佚 … III . 章回小说 - 中国 - 明代 IV .
I2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23835 号

出版说明

【版本及收藏情况】

存三十回存。题“嘉禾餐花主人编次”，“西湖鹏煮居士评阅”。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有思堂刊本。

【内容梗概】

隋炀帝荒淫无道，大失天下，李氏登基。荆州武行之妾张氏，梦玉面狐而有孕，生一女，名媚娘。行之无子，过继堂侄之子武三思。武媚娘性轻佻，先与武三思私通，后与邻人私通。后武媚娘已应选入宫，太宗甚宠之，立为才人。有术士李淳风奏禀太宗，将有武姓为乱，值太宗有疾，太子入侍，见武才人美，迷之，与武氏私通。后武氏入感业寺为尼。不久，太宗崩，太子继位，是为高宗。后武媚娘于高宗面前，百般献媚，高宗耽于声色，油尽灯枯，不久死去。后武氏称帝，自称则天，日与三思、六郎、张易之、怀义和尚等淫乱。全书写淫甚多，充分揭露了统治者荒淫无耻的生活。

目 录

昭阳艳史

浓情艳史

西太后艳史演义

第 一 回	应世劫那拉后降生	 (91)
第 二 回	破宦囊承恩公遇匪 清河县将错送程仪	 (104)
第 三 回	郑亲王无端逢国色 酿乱已成洪杨起事	 (117)
第 四 回	举棋未定林李归神 卷妖氛太平军略地	 (129)
第 五 回	中副选那拉氏入宫 木兰围咸丰帝取乐	 (141)
	坤宁宫孝贞后示威	

第 六 回	少海星明百官朝贺 天津血战长毛退兵	 (153)
第 七 回	金陵城里大起杀机 圆明园中遍征女色	 (165)
第 八 回	触权贵白中堂含冤 作洋奴叶制军辱国	 (177)
第 九 回	弃京都皇上走热河 烧御园洋兵据海淀	 (190)
第 十 回	染沉痾君王垂顾命 定大计国母拥新皇	 (202)
第 十 一 回	正位两宫称姊称妹 揭穿内幕疑雨疑云	 (214)
第 十 二 回	曾国藩三路进兵 洪秀全一朝服毒	 (226)
第 十 三 回	追长毛竟走小天王 剿捻军又调曾文正	 (238)
第 十 四 回	剿捻成功淮军报捷 临朝受贺穆宗大婚	 (252)
第 十 五 回	安得海竟罹法网 李莲英骤入宫闱	 (264)
第 十 六 回	曾文正积劳谢人世 同治帝久病出天花	 (276)
第 十 七 回	一误再误金轮则天 前身后身卧龙诸葛	 (288)
第 十 八 回	左宗棠命将定回疆 岑毓英相机剿滇众	 (300)
第 十 九 回	平大理重用杨玉科 殉惠陵剧怜吴可读	 (313)

第 二 十 回	顽雨痴云深宫败露 灵丹妙药毒水流传	 (326)
第二十一回	祸起萧墙慈安逝世 衅生海国越南构兵	 (339)
第二十二回	张佩纶落魄走马江 寇连材抽身进醇邸	 (351)
第二十三回	法外说法欢喜参禅 奇中出奇支离酿祸	 (364)
第二十四回	朝鲜衅生新党旧党 中国势败海军陆军	 (378)
第二十五回	颐和园皇上领训 春帆楼傅相议和	 (390)
第二十六回	战台湾独剩刘永福 变新法重用康有为	 (403)
第二十七回	以母制子三次训政 借题翻案会议建储	 (415)
第二十八回	立储君拳民起事 杀公使各国兴兵	 (428)
第二十九回	老佛爷溜出厚载门 小朝廷寄顿西安省	 (441)
第 三 十 回	赶回銮醇邸出洋 恁误国庆王专政	 (454)
第三十一回	行新政换汤不换药 得噩梦疑死复疑生	 (466)
第三十二回	两宫逝世摄政行权 党人起兵幼帝逊国	 (478)

诗曰：

怡怡常自笑人痴，尽日忙忙费所思。
月貌花颜容易减，偎红倚翠莫交迟。
且将酒钥开眉锁，莫把心机织鬓丝。
有限流光休错过，等闲虚度少年时。

这八句诗，只为人人生在世，光阴无多，好事难逢，莫教虚度。既跳不出酒色财气这重关，又躲不过生老病死这场苦，倒不如对着雪月风花得个偎红倚翠。正是：欲图身外无穷乐，且尽生前有限时。却说隋炀帝大业元年营显仁宫，筑西苑，穷极华丽。宫树秋冬凋落，则剪采为花。月夜纵宫女进幸，作清夜曲，于马上奏之。至于欢娘奸妹，犹属荒淫。他又幸扬州，看踮琼花，想道陆地不便，令有司开汴河，驾龙舟。杨柳千寻，舳舻千里。死者相枕，百姓非伪，群盗四起，动了六十四处烟尘，改了一十八家年号。哪一十八家？

太原李渊 辽东李密 江南萧詧 凉州李轨 楚州朱
灿

隋州薛举 幽州刘隆真 明州窦建德 河州梁师都
饶州林士弘 湖州沈发兴 兖州徐圆朗 登州李子通
济州辅公 山后刘武周 建州刘黑闥 西域王世充
扬州宇文化及

这六十四处烟尘，被唐高祖尽数削平，乘着炀帝被宇文化及所弑，遂自称大唐皇帝，于戊寅岁改为建德元年。史官叹惜隋亡有诗八句为证：

紫微宫殿锁烟霞，欲取芜城作帝家。
玉玺不缘归日角，锦帆应是到天涯。
如今腐草无萤火，自古垂杨有暮鸦。
镜破重圆陈后主，不宜再唱后庭花。

且说本传有一人，家住荆州，姓武名纘，字行之，娶妻王氏。夫妇二人，年过四十无子。王氏一日对丈夫道：“你我年过半百，缺乏后嗣。自古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莫若娶个偏房，好生一男半女，不知你心如何？”武行之微笑道：“贤哉！既承美意，敢不如命。”即去寻了个媒婆，娶得前村张木匠的女儿，倒也俊俏。成亲月余，张氏梦中觉着有人，只道是行之。凝目一视，乃是玉面狐狸。张氏大惊，用手一推，倒把自己推醒，因此有所感，遂成了娠孕。十月满足，生了个女儿，颜色极美。夫妻十分欢喜。抚养三岁，长得眉清目秀。武行之向王氏道：“此女后来还要长得娇媚哩。”王氏道：“这等就叫媚娘如何？”因此一家都叫他“媚娘”。后来因张氏又小产，不会保养，成了弱症。未及半年，她呜呼死了。武行之听从妻子劝告，本欲再续一个偏房，以图生子，终因家道淡泊，遂教止了。他有一个从堂哥子名唤武城。他儿媳头胎怀了，倒生下两个侄孙，一个叫午郎，一个申郎。思量要过他一个做孙子，遂和王氏商议。王氏道：“我闻说，继子不继孙。丈夫还须三思而行。”行之道：“这

是嫡亲骨肉，有何妨碍？”即时出去，到了哥家，见了武城并嫂嫂，道其来意。武城夫妇道：“使得。但是无父母的孩儿须当教训，后者成人，也不枉这段好心。”行之道：“这件事不须嘱咐。”须臾，唤申郎出来。这申郎才四岁，甲申年生的，故叫申郎。他一走出来，行之便看见生得眉清目秀，齿白唇红，好不欢喜。即抱在手中，满口夸奖，对武城说道：“既蒙吾兄概允，我今日即抱去抚养何如？”武城道：“也罢。回去拜上弟妇，我夫妻过几日同去探望便是。”行之欢天喜地，谢了出门。那申郎却也古怪，一路上只是嬉笑，并无怕惧。及至到家，忙叫妻子出来，道其始末。王氏见申郎生得标致，忙接过去道：“好个乖乖，日后定是成器的。”这申郎与媚娘同庚。两个虽系姑侄，终日耍笑，并无尊卑。到七岁上，申郎越标致了。恰好隔壁有个乡馆先生，叫他附学，不免要个学名。沉吟许多，忽想起当年去抱他时，妻子叫我三思而行，今就起名三思罢。这才上学，破蒙。这媚娘因后门相通，也过去读些女孝经，识些字儿。她却聪明，后来无书不晓，又能做诗。一日撞着个胡僧，见了大惊道：“贵哉女也！当主天下。”行之说：“哪有女人做皇帝的！”转眼又不見胡僧了。因此更加珍爱。到十岁以外，长大成人，方不过去读书，只在家中学些女工。

且说武家斜对门有一家，姓张名玉，绰号“花里针”，是个无赖小人，惯做不法之事，相交的都是些狐朋鼠友。有个至相契的，名叫江采，浑名“刺毛虫”，专要扎人火囤，拐人妇女。又在街上变戏法，卖春方，或相面，卖假药，赚些银钱，不是拐小伙，便搭识婆娘。就是张玉的妻子，名唤周玉妹，原是苏州扬花缸上一个唱曲的。其年在南京赶唱，

这江采、张玉也在南京走空，偶然遇着，见生得标致，张玉便设计诈骗她到手。大家都混着些帐儿。后来到了荆州，张玉租房子，在武家对门，就把玉妹认做妻子。江采因无处安身，或居饭店，或来张玉家歇。其时乃贞观十年，太宗皇帝颁示天下，家家俱要于上元佳节张灯结彩，以作丰年之兆。恰有一班子弟少年，等不到晚，便轻吹细打，在街上游玩。那武媚娘听得，未免要看，出来站在门首，好不标致。媚娘交新正，也是十三岁，因生得长成，四鬟早已梳起，真正国色无双。那张玉在家，听得门前热闹，也出门来看。回眼瞟见媚娘，便魂不在身。心内想道：“若得此女，卖他落水，极少也有几百银子。怎生设法骗他到手？”又想道：“一人不敌两人智，不免寻江采，大家商议。”遂走到街坊上寻觅，只见江采在与门前，正变戏法，看的人甚多。张玉在圈外叫道：“江采哥，快收行头，合你商议一件要紧事。”江采听说，连忙收拾，对众人道：“今日有事，明日再来看罢。”众人听说，一齐散了。江采道：“哥有什么事？”张玉道：“一来接你过元宵，次有一件兴头事，合你商议。且到家去。”到了家中，张玉道：“你且坐着，我去买些物件，好做元宵。”竟自出门去了。江采见张玉出门，便走到楼上。玉妹倚着楼窗望街，并不知江采来。那江采在玉妹耳边，咄的吓了一跳。玉妹惊了一跳，回头见是江采，骂道：“臭贼，唬我个半死。”江采道：“不用骂，赔不是罢了。”张玉回来，玉妹去整酒肴。张玉走到门首一望，恰好媚娘又立门旁。张玉连忙招手，江采走到跟前，说：“唤我怎么？”张玉道：“你见对门观音出现么？”江采一看，目定口呆，道：“好位女子。”张玉道：“我欲共你商议，怎么骗他到手，去卖几百

银子，与你平分何如？”江采点头道：“她可常到这边来么？”张玉道：“绝不见来。”江采道：“她家还有何人？”张玉道：“她的父母俱有四十五六岁了，还有个承嗣的孙子，名唤武三思，有十四五岁，生得比她更标致。”江采道：“我有计了。”张玉道：“计将安出？”

江采道：“我有个小官如花枝一朵。与你同姓，人都唤他张六郎。我明日叫他来，看了这女子，料必动心。你我却不可在家里。明后日还是灯节，料她晚上定在门首看灯。着玉妹过去，接她来耍子，只说你不在家。如不肯来再处，若肯过来，看六郎慢慢哄她。待六郎到手，便又有计了。”张玉同玉妹道：“果是好计。”须臾摆上酒肴，三人坐下同吃。说笑间，外面锣鼓喧天。张玉道：“我和江哥上街看灯罢。”言毕，二人同出去了。玉妹也收拾了，站在门首。只见武媚娘和爹娘都在门前观望。玉妹想道：“不免先过去熟识一番也好。”玉妹遂走到武家门首道：“公口婆口，小娘子万福。”武家三口齐答礼道：“大娘子尊姓？”玉妹道：“忝在对门，拙夫姓张名玉，多蒙公婆早晚看管，无恩可报，今日拙夫不在，请公口婆口小娘子光降寒家，待一杯茶，望弗见拒。”武行之夫妇道：“多谢感情，容改日罢。”遂留玉妹坐下，说些闲话。及至灯残人散，武氏夫妻对女儿道：“你侄儿观灯未回，你在此等一等，我两个老人家先去睡。”玉妹听说便道：“奴家告辞。”遂回家去。这媚娘只得在里边守等。三思吃得一步一跌，回到门首站定，把门敲了三下。媚娘听见，连忙出来启门。三思是倚在门上的，媚娘不知，一开门，把三思闪倒在地。媚娘见他醉了，只得去扶。如何扶得起？媚娘把门关好，又去扶他。那三思是越扶越醉的。这媚娘见扶

他不起，只得躬身去抱他。三思随她去抱。慢慢起来，一步一跌，近过身去，道：“侄儿醉了，累了姑妈。”媚娘道：“你去睡觉。”三思坐在门首凳上道：“公婆在那里？”媚娘道：“上楼睡了。”三思听了，便大胆了，道：“姑妈陪我坐一坐。”媚娘道：“你醉了，快去睡罢。”三思道：“我走不动，烦姑妈扶一扶。”媚娘只得扶着他走。

且说江采和张玉定计，要找张六郎勾引媚娘。但六郎是标致小官，一些狐朋狗友，都欲与之相交。不是张家呼，就是李家唤，六郎一概辞了，却暗在白公子家。江采打听得知，因假设一计，到白家说：“他父亲偶得大病，叫他速上家去。”因此白公子放出张六郎。六郎同江采走到僻静去处，说：“你有何事找我？”江采笑道：“有件好事找你。昨日在张玉家吃酒，见对门一女子，有十三四岁，美貌无比，我意欲领你去，在张玉家设法勾引到手。我也抽个头儿，你意如何？”张六郎听得此言，欣然许诺。遂当下跟江采到张玉门首，即指着对门说：“那女子就在里面。”便叫张玉门道：“张哥在家么？”玉妹知是江采，即开门道：“不在家中，且里面坐。”因一眼瞟着六郎，故意回避。江采道：“不必回避，这是我好兄弟。”随后叫六郎作揖。玉妹还了万福，一同上楼，各人坐下。江采道：“张哥哪去了？”玉妹道：“不知哪去。”江采道：“你可陪着坐坐，我找他就来。”江采出去。六郎复上楼作揖道：“大娘贵姓？尊庚多少？”玉妹道：“我姓周，虚度二十六岁。”六郎道：“我年方十七，大娘年齿长我一倍，我认你为干娘何如？”玉妹笑道：“不如同辈称呼罢。现在酒肴在此，我且陪你同饮三杯。”于是六郎正坐，玉妹相陪。吃完了，玉妹出来，见媚娘立在门首，便悄悄向

六郎道：“待我去引她来。”

却说玉妹出来，叫一声：“小娘子，过来耍子。”媚娘道：“待我去问母亲，再来复你。”

只见进去一会，又换了一件华丽衣服，走将过来，行了礼，坐下。玉妹道：“此处窄小，倒是楼上干净，又好看街。”媚娘应了一声，先走上楼来，看见六郎，正要转身。玉妹道：“不妨快过来作揖。”

六郎忙丢了书本，过来深深一揖。媚娘答了一礼，坐下。玉妹道：“你在此不要看那闲书方好。”遂走去拿来，翻一翻道：“我不识字，烦小娘子一看，不是闲书么？”

媚娘见是本《娇红传》，忙折转了。六郎便拿来收袖里了。玉妹道：“是什么书？”媚娘笑一笑。

六郎丢个眼色，媚娘会意道：“是本经书。”玉妹道：“六郎，你在此陪着，我去买些果子来请你们。”玉妹竟下楼去了。六郎向媚娘作谢道：“多蒙小娘子遮盖，不然，又要忍气。”

媚娘道：“张娘子是你何人？”六郎道：“是干娘。”媚娘道：“既是干娘，怕她怎么？”六郎见媚娘一眼看着他，便从袖里取出《娇红传》来道：“小娘子看一看，想是有趣的。”媚娘失口道：“我侄儿有一本，前已见过。”六郎道：“我未曾看完，不知中间是什么故事？”媚娘道：“你看便知。”六郎故意摊上桌上翻看。把媚娘看一眼道：“这是什么意思？”媚娘带笑，回转了头。

却说张六郎自得了媚娘以后，日日在张玉家相守。媚娘亦对父母说在周玉妹家学些针指，常过来与六郎相会。父母并不疑心。江采一日对张玉道：“他两人已缠热了，怎生得

雏儿去卖？如今又要用计了。我闻白公子到处寻六郎，我去通一个风，兜了他去。他自然管紧了，不放出门。两日不来，雏儿必然想念，只说他被父母拘禁读书，一人在馆，恐来时被人寻着，带累了你。今止得一河之隔，着人摇船来接你一会，骗得下船。须先寻个僻静去处，哄她到那里，自然妥当了。”张玉道：“事不宜迟，我和你找房子去。”二人到城外，寻了人家一个庄所，牌匾上题着“暴花庄”，真个幽静。这庄园是房主造与儿子读书的，床帐什物，件件皆有，都借租使用。二人租了房子，便转身道：“我如今回家，先把他冲破了，识识面也好。”江采道：“我不须去，你一人够了，我还日后装船家哩。”张玉悄地回家，把门推开，问玉妹道：“雏儿可在么？”玉妹道：“在。”张玉把前事一一说了。玉妹道：“任凭你们去罢。”六郎出门，不期被白公子遇见扯住。六郎竟同白公子去了。其年二月下旬，乃是清明佳节。武行之意欲拜扫先莹，三日前与妻子商量。一面着三思去请武城夫妇，又与媚娘道：“你终日打搅张家，不若接他夫妻二人往坟上一行，以答往日之情。”媚娘道：“极好，我就去约。”说罢，即往张家。见了玉妹道：“大娘子，终日打搅你，六郎这几日可来么？”玉妹道：“前日来说，在隔河庄上看书，若到我家会你，恐我这呆子撞着他。着我家说与你知，明后日摇船来，在我后门边等你。不过一时工夫，千万捉空会他一会。”媚娘道：“我倒忘了。老父老母着我来接你们二位后日往荒垅一行。”玉妹道：“多谢。你可去么？”媚娘道：“我自然奉陪。”玉妹道：“你何不推病不往，去践彼约。”媚娘道：“若在你后门下船，你们去了，我怎生下得船去？”玉妹道：“你若去，我自在家等你了。”媚娘笑道：

“莫若着你张大官人去我家坟上吃酒，再着船上人来接我，有何不可？”媚娘说定，辞了出门。张玉同江采恰好回来，玉妹把前项事说了一遍。二人大笑道：“这番中我计也。”江采次日去雇了一只船。到那一日，武家清早着三思来邀。张玉还在家道：“多谢，寒荆不能去，领情就是了。”三思回来，见媚娘未起，便道：“姑娘快起来梳洗，桃盒的人已来了。”媚娘道：“我肚里疼，不能起来，如何是好？”武行之道：“这样且待一会见。”媚娘道：“路远，恐往返不得。即使就好，也梳洗不及了。”行之道：“既如此，且把媚娘留在家下看守门户。”行之夫妇、三思和武城、张玉一行儿去了。媚娘起来梳洗，打扮得齐齐整整。扯上自己房门，拿了一把锁，走到门首一张，见四下无人，把大门锁了，带着钥匙，竟到张家，道：“你官人到我坟上去了，莫若着船家去唤他来。”玉妹道：“他必定致诚候你。你去一次，下遭也好识认。”媚娘道：“也说得是。”遂开开后门，下了船。

将到租的庄所，住了船道：“小娘子请上岸，今已到了。”媚娘只得随他上岸。江采引路走到庄前，道：“这里就是了，待我唤他出来。”媚娘立着，江采走到里边写个假字放在书房桌上，方出来说道：“进来罢，想他是醒着的，待我唤他起来。”媚娘进门一看，果然是个好书房。江采朝着书房，叫了几声，并不见应，假意寻觅。把门推开，媚娘进房一看，并不见人。桌上写着一个纸条儿，道：“武娘来，可着船家到舍下相唤。因有要事，暂回，罪罪。”媚娘道：“你去唤他来。”江采道：“我去便来，小娘子万不可出门，恐招人耳目。”媚娘道：“你去唤来。”谁知江采去叫他，倒取了酒壶，往前村买办物事去了。媚娘呆呆的等着，等了多

时，只见江采回来道：“大官人就来，恐怕娘子受饿，着我办这些东西，叫小娘子先吃。”媚娘道：“他可就来么？”江采道：“就来了。”那江采买了一壶酒，几品果子肴馔摆在桌上。媚娘尚未吃饭，便用了些果子，把酒儿喝上几口，痴痴的等着。只见江采换了衣服，立在媚娘面前，又斟上酒道：“小娘子宽饮一杯，官人就来了。”媚娘初时道他是个缸家，后见他换了衣服像个油花模样，问道：“六郎是你什么人？”江采笑道：“是我贴身的小官。”媚娘见说话蹊跷，便有些慌了，叫道：“尊官，他未来，你可先送我回去罢。”急得媚娘魂不附体。江采见媚娘急了，又谎告他道：“而今天色尚早，他常常傍晚我到家。”媚娘道：“若晚上到家，父母知道必然见怪，望哥哥送奴回家便了。”江采道：“此时回去，岂能免得是非，不如在此也罢了。”媚娘见说，便着实慌了，眼中流下泪来。且说武行之回来见门是闭首，只道女儿在张玉家，忙往张玉家去唤。那玉妹忙走出来道：“你家姑娘，于午前同着一人，往坟上去了。”大家吃了一惊道：“他早间肚疼，不曾去。”玉妹道：“方转背，有一个后生又来接他。停了一会，姑娘见了我，同他去的。”那武行之夫妻跌足叫苦。大家没了钥匙，借得几把，又开不的。只得打门，一齐进去。武行之道：“被人拐去了，哪里去寻？”张玉也假意走将进去道：“必然有人晓得宅上的事，方拐得去。”王氏只得哭。三思道：“哭也没用，如今待我写个招贴，明日各处去粘，唤人去寻，日久自明。不必哭了。”张玉道：“我明日帮着你们寻便是了。”

话说武三思，五更就要着人去寻。武行之道：“不可，女儿被人拐去，说也堪羞，不如听其所以罢。”因此并不着

人寻讨。

且说张六郎，在白家多日，走出门前，正要到张家来，只听人人传说武媚娘被人拐去。六郎吃了一惊，忙走到张家。见了玉妹，问道：“武家女儿被人拐去，可是真么？”玉妹道：“正是，不知何人拐去。你这几日为何不来？他正念你，想是来寻你，也未可知。”六郎想：“是张玉江采做手脚。”心想媚娘落人的局，不知生死如何？又思武家不知如何寻找，我去通个信息，就同武家人过河寻找，必定找出。将二人送到县里，问个拐带奸骗之罪，方出我气。主意定了，径直到武家门首叫门。其时行之夫妇因不见了女儿，正在忧闷。听得人叫，就命三思出去。三思出来，见一白面郎君，拱了拱手，说：“兄长，有何见教？尊姓贵表？”六郎道：“在下姓张，贱名冒宗。闻尊宅失迷女子，将报一信。”三思道：“此非说话处，请里面坐。”于是同入中堂。三思进内向行之夫妇说知。行之夫妇出来，叙礼坐下，道：“小女失迷，既足下知得风声，着小孙与足下去找，何如？”六郎道：“颇知信息，尚未的确，俟晚生打听真实，再来报知。”行之见六郎人物美丽，言语谦和，便问道：“足下有亲事否？”六郎道：“尚未缔姻。”行之夫妇道：“倘找着小女，足下若不弃嫌，愿奉箕帚。”六郎遂打恭道：“只恐卑人无福。”行之道：“彼此通家，何说此话？”因留一饭，着三思相陪。饭罢，六郎要行。行之道：“尊宅多远？”六郎道：“不过十里。”行之道：“太晚了，不如住下，明日同小孙去找。”六郎道：“只是打扰不当。”因留在卧房歇宿。

次日天明，起来梳洗了。三思对武行之道：“张兄要同我去找一个人打听姑妈消息。”行之道：“晚上早回。”三思